



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明書林周曰校刊行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筏音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使曹仁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塞音野下住寨柵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緩兵徵亦可守

江陵道上鶴食朝露宿他枝



劉玄德敗走江陵

樊浦城邊龍帶晚煙歸別洞



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一槩盡起兵，二縣為葦粉矣。不如先使人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急來降，則荊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襄陽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不命他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奈何？曄曰：庶若不來，貽笑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命，汝可往召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若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汝忠誠不疑，使之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計也。某若不還，致惹萬人之笑。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盡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謀，非為人也。公有卧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別而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

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為上計。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岸，準備船隻，就令孫乾簡雍在城中揚聲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說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即差五萬兵去填白河，分八路軍，尅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聽得大軍來，只見後面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未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應用，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叫曰：賢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劉琦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得知劉備喚門，遂來敵樓。

上叱之曰。左右。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後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登上城樓。來殺蔡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大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操。以圖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幸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軍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也。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襄陽多矣。劉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

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不勝。後已至末。手下人皆折盡。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目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有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墓。釋義按一統志劉表墓在襄陽府城東。玄德引眾將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至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趕來也。何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論曰。劉玄德雖頭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殍撫寒。令憂問疾而已哉。考證物情者以下三句。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後宋賢有詩曰。

同難甘心隨百姓。顧思揮淚動三軍。襄陽官道與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將徬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可遣雲長速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可起兵乘船會於江陵。釋義按一統志。江陵漢之縣名。今屬襄陽府。之。脩書使雲長孫乾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顧管百姓而行。走十餘里。後歇。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廝殺。死千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家告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許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曹則威震天下。坐而

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主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住。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紿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關艦音艦船音艦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管領。操加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日。希望為用。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

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冷裏陽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遂拜階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釋義：異度乃蒯越字也。遂加蒯越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爲關內侯。王粲爲關內侯。丞相身以十五人皆爲列侯。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作隨朝爲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拜辭而去。與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騎赶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赶上。某傳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家被于禁殺了。便回靜軒詩曰：

疎賢信佞欲偷生，空獻荆襄九郡城。晨牝孺兒駢首戮，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及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彧諫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言孤已忘之。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次。使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你来何遲。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路。操問左右：此時劉備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一同百姓，日行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選精兵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夜赶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

者斬諸將得令。前來選揀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自騎戰馬。帶領中軍。能爭慣戰五千人。一齊上馬。自監督眾將。星夜趕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長坂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一夜趕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一千餘軍馬。一程挨一程。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公一往。必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毫啣音毫陶音陶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傳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

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戀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

釋義按一統志當陽漢之縣名今屬襄陽府這座山名爲景

山。玄德曰。只就此山住扎。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

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

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顧

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

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後許褚趕

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

纔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

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

遭此大難。吾宗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正恁

惶。啣之時。忽見糜方面帶數箭。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龍。

斬將褰旗狼虎穴中驅戰馬

長坂坡趙雲救主



擎天保駕貔貅隊裡護真龍



也投曹操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投曹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雲長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補註：此是玄德知人為哲處。張飛喚眾將跟我來，只有二十餘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補註：原來張飛常要鞭撻軍士，原跟者少。張飛引二十餘騎，同至長坂橋，補註：此橋皆是木植，非石橋也。張飛回看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補註：備人作細事。教從者二十餘騎，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只在樹林內往來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當五百人。飛自橫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來在曹軍陣內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

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亂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蒙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卧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雲曰：隨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棄屍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而去。釋義：按一統志，長坂在荆州府當陽縣北一忽，一軍大叫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

息軍答曰却統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音百姓投南而走音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趕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去趙雲大叫曰中門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視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伊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軍馬衝散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又撞一校軍來趙雲綽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二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執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健將淳于導掣住糜竺正要送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來迎只一合刺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下馬二疋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直送到長阪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敢反耶張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也趙雲曰主公安在飛曰

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便不答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於馬下從者奔走那真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人夏侯恩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白佩之青釭劍教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砍鐵如泥當時夏侯恩自恃無人可敵乃撒却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視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官軍漫山寨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音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顧觀之將士漸漸落消又殺一陣只剩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面前牆缺內坐的趙雲慌來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矮牆糜夫人

抱着一歲幼子。坐地一而哭。趙雲慌忙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身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夫人受難。是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若棄此馬。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可待。將軍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又來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在將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唱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牆而掩之。考證後宋子龍

臣相與子胥把門蓋因趙雲後來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

賢哉糜氏內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心如金石志似松筠

雖歸土名不沾塵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趙雲推土牆而掩之。解開勒甲條。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囑曰。我呼汝名可應。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一牆雲乃拍馬提鎗。殺出牆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攔路。為首一員大將。旗號明白。乃是河間張郃。趙雲更不答話。素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一踴而起。後人有詩曰。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馬踴紅光離土窟。將兒腹內抱真龍。

人馬踴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便兩般軍器來到。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鎰。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皆是劉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

前後齊糊趙雲。趙雲拔青釭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瀉泉。染滿袍甲。所到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實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大將軍橫在征塵中。殺氣到處。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留名姓。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曰。曹操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負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令。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搥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應得

顯神威

又詩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干後主多洪福。正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將軍真猛虎。懷中又有螫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詞

當陽草草。常陽草。點點斑斑。如血掃。借問當時何事。因子龍一戰。征旌倒。曹公軍。將魂魄飛。殺入重圍。保家小。至今此血。尚猶存。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為證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以當陽少甲兵。忽被曹瞞驅鐵騎。軍民皆落盡逃生。趙雲獨仗英雄氣。捨命渾如落葉輕。鎗攪壞心蛇動。蕩馬衝陣勢。虎飛騰。懷中抱定西川主。紫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塞旗世罕比。擎天保駕功業成。我來少憇長阪下。斑斑莎草血猶腥。子龍子龍在何處。仰天長喚兩三聲。全忠全義真堪羨。永遠標題翰墨。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汚滿征袍。正行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紳。繇使大斧。紳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四下喊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絕難。又值虎窟。未知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

張益德據水斷橋

鍾繇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做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背後追兵又至。大喝一聲。遂取鍾繇。繇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繇於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趕來。馬尾相銜。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內弄影。子龍大怒。撥轉馬。却好兩臂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掣出青釭劍。帶盔連腦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日奔回。趙

雲得脫。望長坂坡而來。後面文聘又引軍趕來。子龍已到橋邊。人困

馬乏。見張飛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叫曰。翼德。接我。

龍求救於翼德。德不然而子龍在軍中殺了一日一夜。方纔得脫。便是跌人跌馬到此亦困矣。見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憐之有。

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十餘里。玄德等皆少

憩於樹下。見子龍血染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

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

行。一馬投井而死。遂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

敵軍。與他戰十數番。奪得青釭。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任主公之洪

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此一日袍內無動靜。多是不保。

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

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指阿斗而言曰。為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

大將。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也。

曹

倒豎虎鬚猛聽一聲傳霹靂

張翼德據小斷橋



圓睜環眼頓開萬馬斷虹霓



擲馬前

考證

此見玄德能用人處

眾將救起公子皆哭。甘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覓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阪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於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倒豎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裏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馬不敢近前，俄爾魏延、李典、夏侯惇、及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頭目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將死之計，皆不敢近前，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招飄之勢，白旌黃鉞，戈戟旌幢來到，料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來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軍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

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脚移動，飛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霸、夏侯德、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諸軍眾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自相踐踏者大半，少半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曰：

長阪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公盡膽寒。當時因信雲長語，物不為難。

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雷響，橋斷兩三虹。漢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翼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
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擐音患甲披袍。橫鎗立馬。昂然飄舉。吞氣凌
雲。兩眼突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瓦。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
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阪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於四
海。統千員之將士。驅萬隊之兒郎。劍光燦爛。如日華。旗影雜。自於
天光。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荊州。窮追玄德。勢
拔滄海之龍鬚。立挫丹山之鳳翼。斬勁敵於須臾。護山河如磐石。
乃天意之有定。遇燕人之効力。虎鬚倒豎。起滿地之風雲。環眼圓
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橋梁顛音戰撼音上聲。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
海島。魚鱉踴躍於江洲。千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
脚而埋頭。動九重之閭闔。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皆奔。旌旛盡
倒。擲鎧甲於沙場。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失寶劍以魂飛。護衛
將軍。棄雕鞍而撞腦。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諸侯於紫塞。挾

天子於金鑿。畧見威風。頓絨條而回駿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
冠簪。蓋因雲長當時官渡一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為勇烈
之高名。救孤窮之先主。立功業於三分。播英雄於萬古。考此是

温公美孤窮
玄德之英雄

却說曹操聞翼德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被髮逃生。聽得背
後人馬趕來。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赶上。扯住馬前環轡。曹操倉
皇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
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與張遼許褚。再來招集人馬。却說張飛見
曹操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
下馬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玄德
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深通兵
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
去。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

若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直而過。何懼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追趕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褚來探長阪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斷梁。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要過。李典進言曰。只恐是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鼓聲連天。吶喊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 今時鄂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趕來。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趕上來。張飛趙雲。只得回來抵敵。操曰。劉備乃缸中之魚。籠中之虎。不就這裏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怯戰。一齊向前。衆將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前。

去忽山坡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

時。當頭一員大將。手提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

釋義按綱目注。江夏春秋時謂之江汭。漢末置江夏郡。三國呂夏各武昌。隋改鄂州。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

當陽長阪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住馬。便

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復回來保

護玄德。直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德。并甘

夫人阿斗。至於船中。雲長問玄德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說當陽

之事。離亂困苦。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

患。玄德曰。此時亦爲國家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後來

史官裴松之。曾貶刺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時。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克諧耳。若

爲國家惜操。安肯若是謀誅之乎。雲長果此時勸殺曹操。玄德不

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牙爪之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

身烈難施鼓角暗吹江夏月

劉玄德助走夏口



孤窮失據旌旗閑捲洞庭風



行操雖可殺。自身亦不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
事。故托為雅言。故知以為國家惜。而吞雲長者非本心也。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大鳴戰
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
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走過船頭。相
抱而哭。琦曰。聽得叔父因被曹操受困。小姪特來接應。合兵一處。放
拜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隻一字兒擺開。劉琦大
驚曰。江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不是江東之兵。即
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
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
差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某料曹操必來追趕。趕則主公必敗。敗
則不從江陵來。斜取漢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
來接應。玄德大喜。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

錢糧。雖然城廓狹小。可以久守。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回江夏。

頓船隻。收拾軍器。為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萬之眾。共歸江夏。

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琦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

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

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

一萬軍。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夜

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荊州治中劉琦。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事務。料

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荊州之軍民出廓投降。訖曹操先使

曹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為大將。鄧

義加為郎中。劉先加為尚書。餘皆封為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與眾

將商議。今劉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萬也。如

此當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

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未結盟好。辭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未投降。美

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未結盟好。辭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未投降。美

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未結盟好。辭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未投降。美

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面寫檄文遣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面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連絡寨柵，三百餘里，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於業桑郡。釋義：按一統志，業桑郡在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其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琦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釋義：按一統志，江陵在湖北。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荆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陵，有金湯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釋義：梟，勇健也。與操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彼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九語，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從，恐曹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考證：此上數語，與孫權聞之大喜，即遣魯子

凱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商議又安之計。孔明曰：今操降操，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曹，操今勢大，急難搖動，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言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邪？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帆風，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合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行，殺操以取荆州之地，北軍勝，棄勢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此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世讐，安得通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葛孔明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自邀肅入城吊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

酒。肅曰：父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相遇，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在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夏口。正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他魂亡膽碎，何言累敗？曰：「應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肅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釋義：子瑜，孔明父字也。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是，又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雄歸附之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具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

曰：別知使君。又出心腹孫將。自來無舊，恐虛費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久，魯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與肅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來。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個舌辯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倘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主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入而問曰：子敬往荆州體探事情若何？

滾滾詞源座上倒流三峽水
諸葛亮工戰羣儒



英英舌劍胸中別是一番兵



金修三國演義 卷之五
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別有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今會衆商議未定。肅看檄文曰。

操近承帝命。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早宜回報。

肅首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艤艫闖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表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

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弓矢各位。猶不失下。爲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後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計。各爲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曹操新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與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向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非能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

機而變不悞於公。魯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版文武二十餘人。我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後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有飄飄然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下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卧於隆中。躬耕龍畝。以樂天真。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言語挑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廣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是孫權手下。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的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宗儒子。聽信佞言。暗獻國投降。致使曹相得其猖獗。今豫州兵屯江上。別有京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愛春秋

釋義酷愛猶言愛之甚也。深慕二公之爲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糾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

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

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從而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

曰。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

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

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

據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

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

待。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

上。何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

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恠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病疾之極，當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習回，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爲難矣。以吾王劉豫州向日兵敗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極羸之極也。夫以兵甲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伏夏疾，惇曹仁等輩，聞吾之名，心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琦投降豫州，不知亮常數

言豫州不忍乘亂奪人之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爲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之民，執老携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嘗言勝。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與妄人耳。坐議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取笑耶？子布莫恠口直，只這一篇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虞仲翔。義翔字也。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懼，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暴殘

之衆耳。退守夏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張儀。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陰人步子山。釋義。子山步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辯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殺張儀。二次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釋義。昔有耕田者。遇有兔觸株而死。皆之以歸。之來。此比愚者。畏刀避劍之人耳。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猶豫不決。敢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人蒯敬文。釋義。敬文蒯字也。孔明應聲曰。曹操乃漢賊耳。綜曰。公言差矣。子聞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禪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乎今天數以終。終

此今曹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雖欲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鬪虎。安能不败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吾汝累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宗祖。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又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紹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而今諸侯猶是曹相國曹暴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釋義。公紀陸續字也。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綠橘之陸。即乎汝安坐聽吾論之。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武王伐紂。紂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六公稱爲義士。孔子亦稱其德爲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世漢臣。君又無過。常有篡圖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洪基。四百餘年。至於吾主。豈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如曹操萬倍。豈以織席販履爲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共高上言之。豈不自辱乎。坐上一人昂然而出口。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越嚴曼才。釋義曼才嚴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與也立事。且以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耿弇鄧禹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區爲筆硯之間。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唇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故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汝南程德程德我德也。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

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可仰瞻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爲狀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長河之水。衆皆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烏傷人。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才。汝等却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但以口頭之昧。各負已能。政事安在。吳糜父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安危。言者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來請諸葛亮者何人。乃零陵泉陵人也。姓黃。名蓋。音宇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隨孫策。累有功勳。見爲孫權下糧料官。當時

智激孫郎雄辨高談驚座客

諸葛亮智激孫權



計全漢主圖王畧霸佐真人



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孔明曰：亮今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謁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叙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蓋為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改玄德之意，偷目觀着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由曹操共功，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

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平了袁術，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萬。補註：將分付的話不依。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四五十萬，中原新召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千人。權曰：此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補註：的呼苦。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旌旗，影空連絡數百里，不欲圍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不併之意，戰不與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後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兄基業。盡力而處之。若詎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曰。何計為保障。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議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權垂首而不可。孔明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併吞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不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古云。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此必然之理。明公不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言。劉豫州何不降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尚守義不屈。釋義。昔漢高祖皇帝之時。也。生曰。王知天下。所屬乎。王曰。不知也。請聞之。生曰。歸漢。齊王曰。何也。利天下。資才皆樂為之用。項王皆有其約。約之名有殺義帝之意。記人。之惡。忘人之功。資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帝之意。記人。也。今崇拋棄。塞成。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誅。之。矣。齊。王。欲。要。加。兵。聞。主。已。下。齊。城。遂。欲。罷。兵。淵。士。前。徹。言。曰。將。士。一。上。伏。軾。三。十。而。下。齊。城。將。軍。以。數。萬。之。衆。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韓。信。然。之。遂。引。兵。以。阿。褒。破。濟。城。齊。

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信斬其將。馮。王。田。廣。田。橫。自立。為。王。嬰。羊。走。之。齊。地。悉。平。田。橫。走。海。島。漢。帝。累。召。不。降。漢。帝。恐。其。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自。卒。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有。刻。而。死。帝。拜。其。二。客。為。客。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下。後。之。漢。帝。聞。之。驚。又。聞。其。餘。五。百。餘。士。在。海。中。使。人。召。之。至。則。聞。橫。死。皆。泣。帝。命。為。孝。作。薤。露。之。歌。於。墓。側。遂。皆。自。刎。而。死。劉。曾。先。生。有。詩。曰。古。墓。豈。鬼。約。路。岐。歌。傳。薤。露。到。今。時。也。知。不。去。朝。王。屋。只。為。曾。烹。酈。食。其。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矣。能。服。於。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而。起。身。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權。既。怒。入。後。堂。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而。入。先。生。之。言。極。甚。相。貌。多。矣。孔。明。仰。面。而。笑。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言。之。肅。曰。果。有。良。策。肅。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為。齏。粉。矣。肅。聽。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權。怒。氣。不。退。顧。與。肅。曰。今。汝。渡。江。只。道。帶。一。箇。好。人。來。助。吾。豈。如。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以。責。孔。明。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探。

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亦孔明有良
 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慌忙整衣出。請孔明曰。適
 來權小兒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聞亮言語。冒
 犯乞賜寬恕。遂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
 惡者。呂布。劉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豫州尚存耳。孤
 不能保全吳地。以十萬之眾。而受制於人。吾計決耳。非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者。然則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
 於長阪。今賊士還者極多矣。關羽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
 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逐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此正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釋義。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
 故謂之汝。汝法忌之曰。必滅上將軍。釋義。縞音厥。斃也。謂大且壯方
 魯縞。故謂之汝。汝法忌之曰。必滅上將軍。釋義。縞音厥。斃也。謂大且壯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因兵勢逼耳。非不心也。今將軍
 誠能用武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助。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

還如此。則荆州可得。吳地無患。此足之形成矣。成此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音音吾意已決。再不復議。即日起兵。共
 滅曹操。令魯肅傳令。通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舍安歇。張昭得
 知。孫權興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昭曰。昭等聞主
 公興兵。與曹公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權不答。昭又曰。曹公向
 日兵微。將寡。品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足食。足
 兵。威名大振。馬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負薪救火
 也。顧雍曰。劉備數敗。實曹公有讐。故兵伐之。江東自來無冤。安有不吞
 併之意乎。休聽孔明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亦不答。
 起身入後堂。魯肅見張昭一般兒。以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
 纔張子布等。又諫。主公休要動兵。元要投降。降於曹操。文官皆欲降者。
 有嬌妻嫩子。大厦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主公死也。孫權
 曰。你且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持疑。必被眾人恨。天肅退出外

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
堂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
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
者。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寡不及眾。欲待降來。恐掙不答。故
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
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
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計焉。亮曰。說周前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
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即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周
瑜在鄱陽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在漢上。星夜歸到。業業解已。到
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未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子
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兄何不引孔明來。相見為幸。魯肅上馬去

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夾相探。瑜迎接入
堂。問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
曹操引百萬之眾。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吳。雖
有相吞之意。何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主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
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為彼事。欲救其急。故下
說詞以批之。吳身丁敬初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
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乃公之陰騭也。瑜曰。
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
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
等。一般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定。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
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
其初。業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入小數百戰。盡體於虜。方纔占得
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此乃萬代之

全修三國演義卷之五
奇策不已成諸葛欲分三國立

諸葛亮智說周瑜



全修三國演義卷之五
雄師善入周郎應為二喬羞



取笑乎。三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周瑜曰。將軍等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按其額曰。吾頭寧斷。誓不降曹。眾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誰肯降也。請諸將皆曰。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關澤呂範。來洽。一般兒六官相探。瑜各敘禮。再請。瑾曰。今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共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事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般兒相見。瑜請入所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而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報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叙禮已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兵南侵。吳主不能突。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爲名師。

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使細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初。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今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懼釋義釋義。謂遭也。大禍。必主怨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苟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辯。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定。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也如何。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者。有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曹滅。天下亦無人能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也。強爲爭衡。今孤以江夏存亡。未保將軍。主降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寸之天命。何

足惜哉。並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是有一計。並不勞羊備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二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何二人。可送操兵。亮曰。江表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社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又聞江東橋公有二女。長曰大喬。小曰小喬。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稱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竊羨之。謀臣欲滅吳勸王進西施女與夫差。夫差悅女色而荒國政。竟被越滅之。周瑜曰。有何驗證。

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此是曹植二叔瑜曰。記不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

後明后而嬉遊。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列雙臺於左右兮。玉龍與金鳳。挾一橋於東南兮。若長空之蟠煉。音帝俯皇都之宏觀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兮。家願得雙逞。揚仁化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以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向天地之規量兮。觀日月之輝光。永貴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旗以遊遊兮。過鸞閣而周。

全修三國演義卷之... 彰思心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堊之永固方樂紀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一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大橋是討虜將軍孫伯符之婦小喬乃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免至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命豈肯辱身屈之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此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此是孔明之能處後史官單道激孫權說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用機籌高談善動用公瑾雄辯能驚

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鏖兵應為二橋羞孔明當日心無量西蜀京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忿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與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與兵破曹操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以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侍立兩邊後權教請周瑜瑜少時魯肅入見周瑜入見禮畢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以檄文與周瑜瑜看了坐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每耶權曰若

鎮壓一邊疆時亂獨當此左事

周瑜定計破曹操



謀謨帷幄計成先進

中籌



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

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理一語決之。瑜曰。准請

曰。張子布素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元生降者。願聞其意。昭答

曰。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死為名。近得荊州。威勢甚

江東拒曹者長江也。今操鯨鱣闖。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

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

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二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

答曰。操托公。美耳。實為美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

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

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耳。豈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為曹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

冬。盛寒。馬無糧草。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

四也。此數者。皆用六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亦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

而自立久矣。先圖二表。釋義。二表。謂表。呂布。劉表。與孫。今表。雄。已。

滅。惟孤尚在。今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瑜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

佩劍。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

便將此劍。抄住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

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

率眾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違違者。依此禁令。即

首施行。言罷。辭了孫權。便起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

便請孔明。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波曹

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

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船。使討虜了。然

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權曰。公瑾夜

至必有車馬。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在。魯公兵
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爲此。迨來開解，主公耳。主公
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冬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
無畏也。今以實交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而
表衆亦及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
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撫周喻
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公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考證：通鑑綱目作
子布元表各
顧妻子。張昭字子
布。秦松字元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
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
孤。孤當親與相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狐疑也。周瑜謝
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族之心。又高吾一頭也。必爲江
東之患，不如殺之。遂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

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取萬人之恥。笑乎！非大丈夫之所爲
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爲江左之患也。肅曰：請看此。是他親之可
令招本入，巨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靜軒詩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周郎忽起妬賢心。三分天下安排定，枉使牢籠
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諸將
聽令。程普年長，舊爲六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咨
待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盛於曹
天子在許昌，屯暴兵於漢上，吾今奉命吊民伐罪，但以大軍
可一舉，以擄賞，以罰罪，並無親戚，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黃

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到三江口。釋義：按一統志三
口在麻城縣北

有江三路而下至
一亦屬武昌縣定水寨，別聽將命。蔣欽、周泰爲第二隊，
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

治為四六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尅期車齊到令已
 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
 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日論大事如
 此。真將材也。吾口下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
 曰。令弟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材。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
 頃。先生不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初慕
 又待相見豈不美哉。待回報于瑜先生不可拒卻也。瑾曰。瑾自到
 江左。無入下之次。家計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
 即時離營上馬。迨到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舍。哭拜各訴
 疎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釋義伯夷叔齊孤竹
 國名。殷湯所封。父墨胎氏。各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叔齊名也。孔子公也。未齊各智字公連。伯夷叔齊乃謚號也。孔明暗思。此必是
 周瑜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
 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

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
 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元所言之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
 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為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孝。若
 何。瑾曰。何為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
 之後。漢景帝閣下之孫。兄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
 墳塋皆在北方。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
 為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徒
 欲使弟以公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於此
 說了我。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曰。若何瑾
 受孫討虜。辱罵取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不
 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
 知如何。

周瑜三江戰曹操

全像三國演義 卷之五
伐欽縱金江對楚山千里雪

周瑜三江戰曹操



橫戈躍刀舟連漁浦萬家烟



周瑜思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召關羽。權曰。公瑾先行孤營。繼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次夜宿。擺布已定。周瑜在舟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二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孔明於中軍帳議事。侍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衆。兩邊相拒。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三萬。予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頂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令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各爲三人之事。不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此行勿誤。

孔明欣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眾官皆散。魯肅獨留。瑜曰。公使孔明何意。俞曰。欲殺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釣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蹟不成。非比江東諸公。周郎盡一能乎。肅曰。吾與周郎誰能。孔明笑曰。吾聞江身小兒。有言。伏路扎關。饒子敬臨江水戰。說周郎公筆於平陸。但能笑路把關。公瑾只甘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大怒。曰。欺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直往聚鐵山斷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實欲令曹公殺吾。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壯軍。益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

公瑾為子。魯肅以言回報周瑜。瑜握手頓足曰：此人見諱，果朕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吾必被他算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為重。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旂幟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使人回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烟火不絕。乃徐州青州之兵，玄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理如何。誰人去探聽？肅曰：只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應機處變。竺駕小舟順流而下，迺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玄德使糜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文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之。德而會爭，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

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有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為己之私實為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極盡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寨簡雍固守。羽弟，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乘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瞭，旂幟旛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矣。囑付理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

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叙禮已畢
 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後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
 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却說孔明偶來江邊
 見說玄德與郭督日會吃了一驚恐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與孔明
 乃携手而入偷目先視周瑜面有疑雲兩邊密排壁衣孔明思
 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看玄德背後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
 喜曰吾主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
 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元蓋猛見雲長立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
 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
 是也周瑜汗流滿臂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
 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敢敵曹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
 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一二萬人足可以月豫州試看吾破之如
 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可請孔明說

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目
 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當拜賀瑜亦
 不留送出轅門瑜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危乎玄德
 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
 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太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
 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差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
 誤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
 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忙
 看時船面上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
 說魯肅問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行
 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
 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
 開看扯碎御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爭戰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

威也。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與兵矣。當日發於寧為
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曰：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
五更開船。器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聽得周瑜斬了他來使，毀
了他書。心中大怒，更喚蔡瑁、張允一班荆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
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
軍大進。正使船已到三江口，南船已擺開旗幡。中一員大將坐在船
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即上船來。蔡瑁大怒，便喚
弟蔡璉前赴波寨內喊。璉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璉也。甘寧執箭扣滿
弓，望蔡璉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
左邊蔣欽右邊韓當直插入北軍隊中，來擒曹操。未知性命如何。

草草會瑜智蔣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璉。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
似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曾習水戰。

